

哀婉的感伤与乖戾的抗争

——《一个人的好天气》与《裂舌》的两种选择

陈玫静

内容提要：面对青春期的孤独迷茫和存在感的缺失，“芥川文学奖”得主青山七惠和金原瞳用细腻敏锐的笔调分别述写了两个女孩困惑苦闷和求索努力。不同的是，一个选择怀着“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态度淡然处之，一个在“身体改造”的反叛中明白生命的重要。淡淡的哀婉和诡异的震撼，正如菊与刀一样，带给我们复杂阅读感受的同时，也告诉我们，青春的痛苦和困惑，也是丰富生命价值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日本小说 芥川奖 青山七惠 金原瞳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写下的《菊与刀》一书，就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日本的人情义理、宗教信仰和文化心理，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特殊性：“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黷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改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¹⁾ 这样一种文化的矛盾和双重性，潜移默化地注入日本文学的肌质中，就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复调式的融合。纵观近年来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坛最高荣誉的“芥川奖”折桂之作，荣膺第 130 届（2004 年）和第 136 届（2007）“芥川文学奖”的金原瞳的《裂舌》和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这两位 80 后新锐女作家，便都是用女性所特有的纤细和敏锐，清醒体察着对生命和情感的独特感知，充分展现了处于后现代文化中的“新日本人”反叛、孤独和迷失的生存状态。金原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过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在我的作品里，我要努力地表达我内心世界的痛苦情境和人际关系中的烦恼。”⁽²⁾ 两部作品都是在描写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生活状态和内心的孤独迷茫，但却像菊与刀一样，给我们带来复杂的审美感受。青山清新淡雅的笔触和金原瞳诡秘狂烈的色调，一柔一刚，引导着我们关注时下青年人自我认同的困惑和自我迷失的痛苦。

如果说,《一个人的好天气》是作者以不事雕琢的文风,细腻讲述了日本社会中“年轻一代”在成长转折期的无奈和彷徨,那么女主人公知寿面对这种空虚、不安和莫名的伤感,所表现出来的淡然,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淡定从容的坚韧,却也清楚地感受到了对青春以及倦怠生命力的另一种诠释。作者没有特意渲染知寿从小生活在父爱缺失的单亲家庭的孤独寂寞感,只是以不动声色的笔触描写了没有爸爸的知寿,曾一度想当不良少女,却又不知怎么当,最后只好放弃。知寿想把自己的不快乐归咎于父母,可又觉得跟他们说不清楚,于是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度过了青春期,其平淡、无所谓的叙述语调,流露出了对生活的懈怠和无助。知寿不仅与父母缺乏情感沟通,就是与高中学长阳平的恋爱,也并没有情人间该有的幸福和愉悦:“两个人见面一般泡在屋子里,从来不出去约会,从没讨论过任何问题,也没超过一次像样的架。说得好听一点,彼此的存在犹如空气。但实际上,我们互相都感觉对方是可有可无的,这跟空气有本质的区别。……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分手,也不知道怎么分手,凭感觉这段恋情差不多走到头了。反正迟早结束的话,就顺其自然吧。”(3)后来与藤田一段不温不火的恋爱也是无疾而终,这是知寿最为烦躁不安的时期:“没有追我的人,净是离我而去的,这么一想,我就焦躁起来。真想胡乱地弹一通钢琴。恨不得把衣橱里的衣服全烧了。真想戒指和项链都从楼顶上扔下去。真想一次连抽十支烟。这样就能摆脱烦恼了吧。”(4)这也许是知寿所能想到的最疯狂的放纵方式,借此来宣泄青春时期的痛苦和迷茫;然而一个人的世界,终究落寞而无助,她所能做的只是迷茫而又不甘于现状,在反感与无奈中默然承受。

“我感到莫名的倦怠。自言自语都觉得累,全积存在肚子里;不同于夏天的蓝天和孩子们的细腿也懒得去看;现在走着的单调的林荫道,以及前面等待我的和老奶奶的共同生活,这所有的一切都令我感到疲惫。”(5)这种深深的孤独不经意间就逐渐弥散、渗透到阅读空间里。知寿也隐隐地想要改变现状,时常要从身边的人那里偷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比如从吟子那里拿走木偶、俄罗斯套娃、绿平绒小盒子,第一个恋人阳平的头发,从吟子的恋人芳介手包里偷走仁丹,还把男友的香烟等小东西藏起来等等。在知寿看来,“我认为这不算偷,是回收,我靠这么想来消除罪恶感。没有人觉察更使我快感大增。同时,也觉得有气,怎么大家都这么不注意自己的东西呢?……偶尔我会翻看这些鞋盒子,沉浸在回忆中。想起东西原来的主人和我的关系,我会时而伤心落泪,时而吃吃笑起来。拿起其中任何一件摆弄,都会感到安心。”(6)知寿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抗空虚,并试图证明自己的存在,她偷来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并不时地沉浸在与这些物件主人喜怒哀乐的回忆里,翻弄任何一件小物品都能使她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和满足。这样的一种癖好,让人自然就感受到她的寂寞,

这些行为似乎与孤独感和对生活的欲求未得到满足有关系，又可能是与一种希望被关注的异样心情的支配有关。

相比较于知寿的缺乏行动力，《裂舌》中的女主人公路易面对孤独和虚无更多了一种大胆乖戾的反叛与抗争，她迷恋上了裂舌和纹身，并试图通过身体改造拼命寻找生命的存在感。19岁的少女路易在俱乐部邂逅了具有叛逆性格的朋克阿马，阿马脸上挂着金属环，背上刺着龙图案的纹身，舌头能够像蛇信一样分裂成两股。她看着阿马灵活地抬起右舌将香烟挟在两股舌头的中间，不由得发出了“真了不起”的惊叹，并毅然决然地在自己的舌头上也穿了环，并通过不断地扩大环的尺寸以使舌头不断地分裂成蛇舌。在饰环不断加粗的过程中，“一阵阵的疼痛震动着我的身体深处，但心情却非常好。”⁽⁷⁾ 当她第一次见到从事“身体改造”职业的店铺老板阿柴时，看着他那眼睑、眉毛、嘴唇、鼻子、脸颊上都穿满了饰环，“武装”得连表情都搞不清的脸，以及烫满了圆环，好像带着一个盔甲似的手背时，觉得他“简直是疯了”，却痴迷上了他身上的麒麟图案。当路易决意要将龙和麒麟融合在一幅图案里刺到自己的身上，此时她已经陷入了与这两个男子的感情纠葛中——一面与阿马同居，一面又无法自控地沉迷于与阿柴的虐恋关系当中……于是，不断扩大的饰环、满背的张牙舞爪的刺青，这种自虐式的身体改造，连同残杀、性虐等触目惊心的场面描写，都不断冲击着读者内心的自卫和防御机制，使他们在强烈的震撼中往返于痛苦和绝望之间。“什么也不可信，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活着，只有我在感到疼痛的时候。”⁽⁸⁾

在《裂舌》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传统日本文学作品中习以为常的赞美爱与大自然、描写人在生活中的微妙情感，或者反映矛盾与奋进竞争的内容，它展现给读者的只是“痛”，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精神上的痛彻心扉的虚无。路易每天以酒支撑生命、对生活 and 未来不抱任何希望：“每天只是希望快些打发光阴，盼望着明天快些到来，但却又没有具体的事情要干……，我总被一种自我厌恶感压得粉碎。总而言之，没有一点的光明，脑子里对于生活、对于未来完全是漆黑一团，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这样了。现在我能够更清晰地想象自己死在露宿的街头的场景，问题是我现在连将这些想法付之一笑的勇气也没有。”⁽⁹⁾ 内心的这种可怕阴影和无所适从的虚无，使得路易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证明自己并非百无一能，并以此来创造一个能够体现自己存在感的阴影空间。然而，路易却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舌头上的饰环戴上了，纹身完成了，蛇舌完成了，那时我又会想写什么呢？在平常的生活里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改变的东西，我靠自己改变了。也许会有人说我是在违背上帝，也许会有人

说我过于任性。我的人生是无所有、无所忌、无所咎的。我的未来，我的纹身，我的蛇舌，肯定是无意义的。”⁽¹⁰⁾ 璐伊发自内心的呐喊表现出了日本年轻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痛苦挣扎。然而身体之痛并不能够麻痹精神之痛，在自我迷失的状态中反叛虚无，最终只能导致陷入更为痛苦的深渊。

价值的消解，使自身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路易试图通过身体改造反叛虚无，却最终陷入更深的自我迷失的痛苦中；也体现在她试图在性和虐恋中摆脱寂寞孤独，却又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最终还是无法逃避心灵深处的恐惧和无尽的悲哀。面对夕阳西下的美景、清爽的空气，人声嘈杂的商店，在公园散步的母女……这些日常生活中宁静的美好却只能让主人公厌弃：“这样的世界真不能多呆，情愿去那黑暗的世界，将此身焚烧个精光。……我情愿做阳光照不到的地下居民。有没有听不到孩子笑声和夜半情歌的地方呢？”⁽¹¹⁾ 路易与阿马之间谈不上真正的爱情，阿马出事后，路易却陷入暗无天日的痛苦中，因为她无法承受失去他的孤独。但是事实上，同居那么久，她连阿马的真实的年龄和名字、在哪里工作、家里是否有亲人这些都完全的不了解。她和阿柴的虐恋，只是为了寻求感官的刺激，没有任何社会规范或内心道德的约束，更无责任感可言。而虐恋关系在深层上是“与另一个人深刻强烈地联系在一起的方式，用以缓解分离、失落、孤独、伤害、毁灭和罪恶的感觉。”⁽¹²⁾ 阿柴对她的方式越残暴，他们害怕失去彼此的恐惧就越强烈。在这种无法排解和承受的孤独中，她甚至惧怕背后的龙和麒麟纹身有眼睛，因为她觉得有了眼睛后就有了生命，有了生命就会弃她而去。这种令人觉得悲哀的“拥有”，根本无法弥补内心的悲凉与孤独。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人的“畏触症”。他们害怕进行具有精神联系的深度接触，他们宁可使交往保留在浅层的，甚至只是肉体上、不触及心灵的程度。《裂舌》中的这三个人，互相隐瞒自己的过去和真实姓名，孤立于社会之外，通过身体改造故意把自身包装起来，建立了一道抵御社会的屏障，使周围的人们距他们于千里之外。路易也无意和人建立亲密关系，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她害怕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都有失去的一天，她不能承受这种损失带来的痛楚。芥川奖评委村上龙认为这部小说“不仅建构出光怪陆离的神秘世界，同时也深刻传达了生于现世的女子的心情”⁽¹³⁾ 其实，知寿何尝不是陷在这种自我封闭的孤独深渊中呢？一个刚刚接触社会的女孩面对今后漫长、不可知的人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孤独和迷茫，她也期望得到温暖与安慰，可是，青春叛逆期时最常见的抵触情绪使她对周围的人天生抱有一

种轻微的“敌意”，包括自己的单身母亲：“从我青春期开始，就对充满朝气和我过分亲昵的妈妈样样看不惯。让我反感的不是不被她理解，而是被她理解。”⁽¹⁴⁾

知寿是幸运的，她在与母亲的疏离、失恋的挫败中痛苦、迷茫过，却幸运地从一个快走完人生之路的老人回顾逝去的人生岁月的感慨中得到很多的启示。一开始孤独、空虚却无可奈何的知寿不明白吟子为什么会有那样充实而达观的人生态度，吟子也从未正面地回答或化解她的疑惑，然而，在老人平静而快乐的生活中，她领悟到淡淡的、平凡的生活其实才是绚烂之极。知寿就是在与吟子的平淡而默契的生活中不断感味生命的真领悟成长的真谛——即使有一天，“大地震，大火灾，瓦斯泄漏，吟子死了，妈妈死了。没钱了。无家可归了。没有恋人、没有朋友、没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心和身体，可就连这些也不能完全相信了。即使如此，也得自己一个人想办法活下去。”⁽¹⁵⁾ 临行前，她想把从吟子那儿偷来的东西悄悄放回去，却不知道原来吟子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现了。这位宽容大度的老人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关心、引导着知寿走出苦闷和彷徨。知寿不无担忧地问吟子说：“外面的世界很残酷吧。我这样的人会很快堕落的吧？”吟子只静静地回答说：“世界不分内外的呀。这世界只有一个。”⁽¹⁶⁾ 如此宁静淡定的话语，包含了多少人生智慧。未知的世界充满变数，但只要始终以一种淡定而坚韧的态度对待它们，以一名参与者的身份去直面这个世界，幸福总是会来的。“就这样，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过下去。”⁽¹⁷⁾ 知寿终于慢慢地告别青春的彷徨与懦弱、孤独和恐惧、伤感和稚嫩，以一种青春奋争的力量努力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

青山七惠敏锐体察到即将步入社会的青春期少女淡淡的哀婉却不颓废、琐碎的平淡却不脱离现实的心理，主人公知寿在青春的成长过程中虽然不断地碰壁，却慢慢学会在理解与领悟、同情与爱中执着地寻找自我。而《裂舌》中的路易在阿马惨遭虐杀后，也顿然醒悟到生命的可贵，她和阿柴开始像真正的恋人那样相处，即使阿柴可能是杀害阿马的凶手，她也相信他对自己的爱是更应该被记住的。最后，路易要求给背上的龙和麒麟添上眼睛。“我要让他们有眼睛，有生命。”正是此时，她感到了纹身的意义所在：“为了我自身的生命，我要给我的龙和麒麟添上眼睛。是的，让龙、麒麟和我一起生存。”两部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从中依然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心情、生命的节奏和表现方式：“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¹⁸⁾ 但是结尾处的亮色使我们看到，

在迷茫和无助中，不管是忧伤而淡然的接受、还是痛苦而乖戾的抗争，我们总要积极地去探索，努力地去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氏用痛苦来测量生命的高度和深度，这是骨子里透出来的硬气。没有痛苦，就测不出生命的坚韧。将生命的所有境遇，纵然是青春的苦闷与彷徨，都应该转化成人格发展、人性丰富的机缘，丰富生命内在的素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

注释：

- (1) 《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2 页
- (2) 《咸味兜风》 大道珠贵等著，祝子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 (3)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 (4)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6 页
- (5)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1 页
- (6)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 页
- (7) 《咸味兜风》 大道珠贵等著，祝子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 (8) 《咸味兜风》 大道珠贵等著，祝子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9 页
- (9) 《咸味兜风》 大道珠贵等著，祝子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3 页
- (10) 《咸味兜风》 大道珠贵等著，祝子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 页
- (11) 《咸味兜风》 大道珠贵等著，祝子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33 页
- (12) 《虐恋亚文化》 李银河著，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5 页
- (13) 《咸味兜风》 大道珠贵等著，祝子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 (14)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 页
- (15)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0 页
- (17) 《一个人的好天气》 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138 页
- (18) 《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18 页